

當前原住民族教育困境與轉機

陳宜莉

高雄市茄萣國小教師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班博士生

一、圈外人的無奈

在筆者教育的生涯中，有幸到了山區教學。那裏原本一片好山好水，但歷經八八水災過後，周遭環境慘不忍睹，道路的中斷，讓山村成為孤島。學生被安置在山下就學，成為市區學校的人球，校長幾番爭取學生受教權力、居民的生存條件，終究是失望了！因此，在道路剛搶通之際，村民不顧危險，堅持搬回山裡，搬回自己的「地盤」…

過程中不禁令人唏噓，這看似開放的社會，遇到利益衝突時，政府終究將原住民族與漢人做了差異化的對待？抑或是當地主權的抗拒，不願收容外來的「不速之客」？…筆者只知道，經歷此事後，山上的族人更團結，族裡的知識份子開始向政府發聲，冀望原住民族意識可以抬頭，尋求社會中真正的、實質的公平、正義。

故，本文將以自身的經歷結合文獻分析，來分析原住民族教育推動的現況，並以紐西蘭的毛利語政策復興為借鏡，提出振興臺灣原住民族教育的建議與看法，冀望透過此文，拋磚引玉，讓更多教育人士及原住民族人注意到臺灣原住民族的危機，燃起新生的可能！

二、原住民族語言的危機

記得筆者第一次到學校，見到幾位小男生(後來才知道那些男生是本班的學生)，看筆者是「外來」的老師，於是竊笑的用了幾句母語「問候」我。他們用語言「隔閡」了我，將母語當作是他們特有的財產，十分「自豪」！

土地、語言、文化儀式、社會結構、知識系統及宗教信仰…等是族群識別的要害，也是臺灣重要的文化資產。其中，以語言堪稱是一個民族文化最重要載體(黃智慧，2015)，然而身為教師的筆者，竟是要上山去「改造」他們，要求學生接受漢人的語言，只因為說「國語」卡高尚，以後下山才不會跟其他漢人格格不入，以免才為社會中的異類。不僅如此，為了讓原住民族的學生未來不跟臺灣脫節，還要認識「母語」(臺語)；為了接軌全球化，亦要學會英語。原住民族在國家的教育體制下施行文化教育，以及福利式殖民主義政策，這些重要的民族資產，漸漸的沒落及消失中，漢人口中的為原住民好，到底是真的在幫他們還是在害他們？

臺灣當前的單語同化政策，讓華語之外的弱勢語言，面臨到傳承危機甚至瀕臨消失(原住民族文獻，2014)。族群的語言是臺灣豐富的文化資產，也是臺灣為南島民族發源地的證據，面對此危機，政府不得不開始正視原

住民語言、教育問題，從原住民族地區基層教育反思，尋找民族教育的可行路徑，以建構民族知識系統，化危機為轉機，讓原住民族文化得以傳承。

三、主流文化的宰制

賈馥茗(1989)提出教育根源於四個動力：學習者基本的需要、人的需要、歷史文化進步的需要及知識演進的需要。但筆者的原住民族學生(六年級)花在英語的學習時間更勝於母語，A到Z的26個字母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背不起來，更別說要用這些字母拼出羅馬拼音來認識母語了！

等到他們國、高中以後，就必須到平地去求學，跟城市學生相比，在基本知能有落差下，對教育教材的接受度也有所差異。而長期的生活方式與習慣和平地人不同，所以需要努力去適應，亦因為文化差異常造成城市與平地小孩相處間的衝突，導致原住民族的小孩逃避、排斥城市生活的教育方式；抑或迷惘於城市燈紅酒綠的生活，盲目跟從不良團體，迷失了自我，同流合汙。

除此之外，在政權長治久安的考量下，政府的語言、教育與文化政策不斷地壓迫和貶抑臺灣本土的文化，也包括原住民族文化生存空間的限制。長期在主流文化壓制下的原住民族教育，造成原住民族學生一直以來的低成就學習狀況，反映出整個社會主流文化體系對原住民族文化的漠視或排斥態度（瓦歷斯·貝林，2006）。

雖然近年來，原住民族的語言復興工作已透過學校、教會及民間團體再進行努力，母語課程引進校園、社區耆老透過每次聚會傳承族群的歷史、文化…，但是治標不治本的解決方式，只是帶來更加快速的滅亡速度，語言市場崩解、人口外流、中生代原住民族語言的弱化都是原因，未來怎麼救原住民族的語言，讓這些文化資產可以順利傳承下去，確實需要靠國家的力量去介入協助，轉型正義才有可能。

四、原住民族教育的困境

西元 1990 以前，臺灣自光復後對原住民族所進行的教育，其重點放在如何改進原住民的生活教育，學校教材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直至 1991 年起，教育廳為培養種子教師舉辦了各區原住民族鄉土文化教材研編的講習活動，原住民族教育才開始進入萌芽階段，課程內容雖仍以漢族觀點為主，但逐漸融入其他族群觀點(黃美金，2007)。

1996 年開始國小三至六年級設鄉土教學活動科，學校得以在課程中安排增加母語、文化傳統等內容的教授，結構性的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架構與教學內容正式形成。由於此階段的發展重點在於鄉土教育的重視，因此以編輯原住民族鄉土教材，進行原住民族學校教師的培訓及發展，「社區本位」的鄉土教育作為民族教育課程，並以族語教學及鄉土在地教材的發展為主。

然而，民族教育實施多年，從體制及教育的內容而論，與原住民族人對於民族教育的想像仍有落差，實值我們深省！幾點看法提出，冀望藉此能為下一代原住民族人才培育突破長久體制困境，在國家教育體制現場，真正落實為原住民族文化，讓民族教育策略成為可行(周水珍，2007；黃秀蓉，2015)。

(一) 主流文化領導升學模式

雖然十二年國民教育實施之後，強調學校課程自主，建立學校本位課程，社區文化融入在地學校課程成為各校發展的特色，且各原住民族學校在「多元文化」與「學校課程自主」的理念激勵下，紛紛將族群文化作為學校教育發展的特色。然而族群文化的重要性，在社會現實的考量下，原住民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仍需學習主流社會價值才能與他人競爭。

筆者的學生家長曾感慨的說：「歌唱得再好，舞跳得再棒，又怎樣？如果不能考上好學校，找到好工作，以後只能再回部落當個沒有用的人！」所以家長們認為為了生存的問題，為了在社會找到好的工作，好好的讀書才是重要的，至於文化的教育懂基本的就好，所以原住民學校教育仍以一般教育課程為重，民族教育不敢佔用太多時間。

(二) 重表面不重深層的民族教育傳承

現階段政府並沒有「民族教育課程綱要」的規範，亦沒有相關的配套

措施，各級學校若要發展民族教育課程，只能求助於教育部「教育優先區」或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發展原住民族教育活動」的經費補助，要不然就是參加上級單位舉辦的各項技藝競賽以拿取獎金，轉變成校務基金才能發展校本課程(民族教育課程)。在利益的趨動之下，學校只能以培養學生的民族技藝為優先考量，至於歷史文化的部份自然被忽略了。

還記得當年筆者的學校為了參加全國舞蹈大賽，耗費多少心力，除了上正課外的時間，就是不斷練習唱歌、跳舞，連筆者我這個「外行人」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下，都可以偶爾充當指導；但筆者從不知道那短短幾分鐘的歌舞代表什麼，後來親自去詢問主任（資深耆老等級）才得以瞭解。而歌詞的意義呢？筆者問我的學生懂不懂？他們只能回答這是在報戰功，至於每個字詞就不太清楚了！那八部合唱呢？是哪八部？代表什麼？學生們支支吾吾，似懂非懂。

一棵大樹如果只重視表面的繁花，而忽略地底下的紮根，這棵大樹能持久生存、代代傳承下去嗎？如果歷史文化的傳承只能靠部落的慶典、族人的口耳相傳，那學校的民族教育發展目的在哪？如果只是重視專案式民族教育課程，缺乏整體性的課程規畫；只是重視民族技藝，缺乏歷史文化的教導，真的合乎原住民族心中想要的民族教育嗎？這些都值得政府好好深思，究竟原住民族的教育應該要什麼，才是大家所關心且迫切的問題。

(三) 拼湊式的內容，缺乏統整規劃的課程

由於原住民族並沒有專屬的文字，只能靠口傳的方式將文化流傳下來，在長久的時間下，經歷家族的更迭及社會的變遷，文化知識散亂無章，因此學校無法針對本族的文化，發展具有邏輯順序性的教材，以建構出一套系統性的知識體系。孫大川(1997)曾表示，原住民族文化傳遞的奧秘是音樂，歌謠裡面有祖先的教訓、價值信仰、部落的遷移、草木鳥獸蟲魚，傳統上用吟唱的方式承續，且有押韻容易記憶(取自周水珍，2007)，是故多年來學校發展課程內容與教材，往往停留在社區鄉土的教育內容與民族技藝的學習，無法對族群文化的意義、價值，作深入的探索。

況且學校課程整體規劃，仍取決於校長。不同校長的教育理念影響學校的重要決策及課程實施的方向，亦引導學校教師做出不同的民族教育課程設計。縱然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1 條規定：「各級政府對學前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學生，應提供學生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之機會」，及施行細則第 7 條「實施民族教育，以採多樣化方式，以正式授課為原則，並輔以相關課程及其他與原住民族文化有關的教育活動」，但基於在校時間有限，除現行的七大領域的正式課程外，尚有其他議題要宣導，校長、教師對民族教育課程的授課內容只好有所取捨。

(四) 資源欠缺，無法永續發展的傳承危機

上述提及到學校發展民族教育課程常限於經費補助的有無，需年年向教育部的「教育優先區」專案，或對原民會的「原住民族資源教室」專案申請，倘若無法通過申請，則只能中斷實施教學，況且每年還要審核、評鑑，造成校方不便，減低學校辦理民族教育意願。

另外，師資方面，尤於民族教育具有族群文化的特殊性與差異性，其課程非一般教師所能勝任，通常以本族籍教師授課為最適合，但並非每一所原住民學校都有本族籍的教師；而在社區資源部分，亦曾邀請社區耆老到學校講故事，但耆老口語表達能力不太好，學生秩序凌亂，整體效果不是很好。加上近年來，師資培育體制下的原住民保送生逐年減少，面臨著師資不足、民族知識不足、課程設計能力不足、師資流動率大的問題，著實是一件棘手之事。

最重要的是學生學習缺乏文化情境，語言學習最重要的是從日常生活中學起，讓學生得以在家庭或社區中繼續延續學校的教學。但在部落中普遍存在著生活的困境、隔代教養的問題及現代化生活的影響，除了固定的祭典活動之外，甚少見到其他民族文化學習的管道；平日除了口語化的語言外，大概只能從歌謠中聽見較為艱澀的字詞了！

五、化危機為轉機的借鏡

早期黨國時期，臺灣獨尊「國語」，用罰則的方式限制人民講自己原生語言；澳洲曾經推行「原住民白化政策」，這政策讓各部落族群的語言幾進消失，造成澳洲原住民族人產生世代間的母語斷層與自我文化定位混亂；而紐西國則在 1867 年訂立「原住民學校法」及 1871 年的「原住民學校法修正案」，使英語變成各級學校的唯一官方語言，許多毛利小孩在學校因為說族語而受到懲罰，導致很多毛利家長選擇不在家跟小孩說毛利語，認為毛利語是低俗、不入流的，避而遠之。

但近年來，紐西蘭毛利人建立的草根式族語教育成為世界競相模仿的族語復振典範，探究紐西蘭的毛利語政策能成功突破困境的原因，其中對母語保存有很大貢獻的是 1982 年實施的語言巢（吉娃詩·叭萬，2006）。

除此之外，蔡榮峰(2014)對毛利語政策成功的分析中曾提到四點：轉型正義、教育、平等的法律地位、行政資源。以下茲詳細介紹紐西蘭讓毛利語政策成功的方法：

(一) 轉型正義

紐西蘭政府賦予法庭聽訴權，專門處理「白人政權對原住民」不公平的事實。

(二) 教育

政府建立雙語學校，避免複製語言階級，自我矮化，以建立毛利語在毛利人自己心中的地位。特別的是，在紐西蘭有一個「家族發展計劃」，是指政府在都市成立「毛利人社區中心」，不特意把某個偏鄉部落圈起來隔離成為原住民文化保護區，而是在英語都會社區中延伸，為一種融入式的教育。

(三) 平等的法律地位

紐西蘭賦予原民語言與殖民者語言「實質上」同等的法律地位。紐西蘭政府於 1987 年訂立「毛利語言法」，使其正式成為紐西蘭的官方語言，並有系統將毛利語大量文字化，除此之外，毛利語還是紐西蘭的公共文化財，在國際比賽中，運動員要唱兩次國歌，一次是英語，一次是毛利語。

(四) 行政資源整合

政府部門內設有部會層級的毛利發展部跟毛利語言委員會，負責創造新單字，推廣毛利語；學校亦會規劃長期間的毛利語教學，使得年輕一代的人，不分毛利人或白人，皆會說毛利語，成為紐西蘭最有特色的招牌。

隨著原住民族的意識高漲，臺灣政府也開始著重原住民族教育這區塊，基於兩國同樣遭受過本土語言被壓迫，且皆嘗試透過語言規劃來振興母語的背景下，毛利語政策的成功對臺灣語言教育規劃有以下啟示(張學

謙，2015)：

(一) 母語傳承

家庭與社區是母語世代傳承的基礎 (Fishman, 1991)。毛利人除了爭取母語地位的提升，追求制度的支持之外，還強調建立家庭、社區的母語環境。臺灣的本土語言除了向上追求語言權的法令保障，也要往下扎根，確保母語的家庭、社區功能。

(二) 雙語教育實施

紐西蘭毛利語教育給臺灣最大的啟示就是從一個禮拜幾節母語課的「點滴餵養式」的母語教學，轉變到沉浸式的雙語教育政策 (張學謙，2011)。由於臺灣母語流失已經往前提早到學前階段，故需要學習紐西蘭政府提供從幼兒園到大學階段的族語教育權利。

目前，臺灣學校的語言教育的結果是削減式的雙語現象，也就是第二語言的學習，危害母語生存。學童一開始接受教育就完全以華語教學為主，而母語只是學校的一門學科，時數不足，亦沒有作為教學用的語言，實在難以達成母語和第二語言都得到發展的「添加式」雙語現象。

(三) 語言權的爭取

自力救濟、行動導向的草根語言行動是紐西蘭毛利語復振的特色。紐西蘭語言政策的動力，大多來自語言運動團體的提倡、請願和抗議，他們

首先提出語言滅種的警訊，透過組織一方面爭取語言權的法制化，一方面進行草根的母語運動，成立毛利語言巢，並將語言運動和其他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同時又融合傳統的社會組織觀和文化價值觀來進行。

黃美金(2007)亦提出國內之語言政策應朝向「多語並存」的「多元(語)政策」途徑去規劃，可從設置語言規劃機構、學前族語教學制度化、鼓勵全民自小學習第二或更多語言、增加族語每週教學時數、延長族語教學年限……等著手。

倘若臺灣能以他國成功推動原住民族教育的案例為借鏡，發展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以幫助原住民找回自己的語言、文字，在政府及部落雙管合作下，那麼原住民族教育成功將指日可待。

六、結論與建議

臺灣原住民族知識系統乃是原住民諸族在臺灣這塊土地衍生出來獨特的文化樣貌，也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資產。對於當前原住民族教育困境，筆者提出兩點建議：

第一，部落應從民族教育角度，發起籌設各族群的學會，將民族知識好好重整與建構，以作為發展民族教育的基礎，學校亦能與之配合，同步進行，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學校方面亦應自立自強，強化校內民族教育課程內容，發展階

段性、統整性的「民族教育課程綱要」及「民族教育教材」，以供教師民族教育教學之用；並強化教師整合民族教育課程的規畫能力，妥善分配民族教育課程的實施時數；且需提升教師民族教育課程的專業能力，亦可建置民族文化網路平台，相互提供教育資源。

如何建構出一個社區、學校、家庭學習族群文化的優質環境，需靠部落的族人主動去知覺族群文化的重要性，並認同自己的文化，才能使民族文化教育在社區扎根，在學校萌芽，讓族群文化得以生長與茁壯，重振原住民族的文化。

參考文獻

- 瓦歷斯·貝林(2006)。文化教育。台北市：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山海文化雜誌社。
- 吉娃詩·叭萬(2006)。從紐西蘭毛利族的語言窺看臺灣的原住民母語教學。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1)，p.163-184。
- 周水珍(2007)。原住民族小學民族教育課程實施之個案研究。課程研究，3(1)，p.87-108。
- 原住民族文獻(2014)。搶救瀕危語言—在家說族語！原住民族文獻，16。
- 張學謙(2015)。紐西蘭毛利語言教育政策對臺灣的啟示。國家教育研究院：世界各國語文教育政策論壇。
- 黃美金(2007)。台灣原住民族語教學之回顧與展望。取自：
<http://www.ntcu.edu.tw/taiwanese/ogawa100/a/tsuliau/5.%E9%BB%83%E7%BE%8E%E9%87%91-%E8%AC%9B%E7%BE%A9.pdf>
- 黃秀蓉(2015)。淺談原住民教育問題與因應對策。臺灣教育評論月刊，4(1)，p.179-181。
- 黃智慧(2015)。臺灣瀕危族群文化困境評析。「跨·文化」學術研討會。
- 賈馥茗(1989)。教育原理。台北市：三民書局。
- 蔡榮峰(2014)。島國之光----淺談紐西蘭母語政策給台澳的啟示。取自
<http://islandnationsalliance.blogspot.tw/2014/11/blog-post.html>
- Dewey(1959)。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pf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aperback*, p.26-36.
- Fishman, J.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Clevedon, England: Mutilingual Matters.